



史記五冊 宋刻明印本

第五

卷一百廿三

傳第六十三

十六葉全

卷一百廿四

傳第六十四

六葉全

卷一百廿五

傳第六十五

三葉全

卷一百廿六

傳第六十六

十四葉全

卷一百廿七

傳第六十七

六葉全

卷一百廿八

傳第六十八

二十五葉全

卷一百廿九

傳第六十九

十五葉全

卷一百三十

自序第七十

二十三葉全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史記一百二十三

大宛之跡見自張騫張騫漢中人建元中為郎是

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

為飲器

韋昭曰飲器榼也單于以月氏王頭為飲器晉灼曰飲器虎子之屬也或曰飲酒器也

月氏遁逃而

常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

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

募使月氏與堂邑氏故胡奴甘父

漢書音義曰堂邑氏姓胡奴甘父字俱

出隴西經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留之曰

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

乎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

奴中益寬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
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曰
若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道
今亡唯王使人導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
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遣騫為發導驛
抵康居康居傳致太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
殺立其太子為王徐廣曰一云夫人為王夷狄亦或女主既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饒少寇
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
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漢書音義曰要領要契留歲餘還並
山欲從羌中歸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

徐廣曰元朔三年

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國內亂騫與胡

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漢拜騫為太中大夫堂邑

父為奉使君騫為人疆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

邑父故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

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

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

言之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

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馬汗血

其先天馬子也

漢書音義曰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交生駒汗血因號曰天馬子

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眾可數十萬

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

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扞采于寘徐廣曰漢記曰拘弥國去于寘二百里

于寘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

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

中國而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

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

接羗鬲漢道焉

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徐廣曰隨畜與匈

奴同俗控弦者數萬敢戰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羈

屬不肯往朝會焉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

控弦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國小南羈事月氏

東羈事匈奴

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康居大同俗

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居媯水北其南則

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

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時彊輕匈奴及冒

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

頭為飲器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及為匈奴所敗

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媯水北為王
庭其餘小眾不能去者保南山羗號小月氏
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
麥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
千里最為大國臨媯水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舩行
旁國或數千里以銀為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
錢效王面焉畫華旁行以為書記漢書音義曰橫行為書記其西
則條枝北有奄蔡黎軒條枝在安息西數千里臨
西海暑濕耕田田稻有大鳥卵如甕人眾甚多往
往有小君長而安息役屬之以為外國國善眩應紹

曰眩相 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

見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媯水南其俗土著

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

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

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氏城有市

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徐廣曰身或作乾又作訖騫曰臣在

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

善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

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云其人民乘

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

百餘里

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
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羗中險羗
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如淳曰徑疾也或曰徑直又
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
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
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且
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
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騫言為然乃令騫因蜀
犍為發間使四道並出出駝出冉出徙徐廣曰蜀漢嘉出印棘皆皆
各行三千里其北方閉區狹服虔曰皆夷名漢使元開於夷也南方

閉舊昆明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

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

越徐廣曰一作城而蜀賈姦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

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罷

之及張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騫以校

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

騫為博望侯是歲元朔六年也其明年騫為衛尉

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

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為庶人是歲漢遣驃騎

破匈奴西城數萬人至祁連山其明年渾邪王率

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
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其後二年漢擊走單
于於幕北是後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候
因言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之父
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而昆莫生棄於
野烏噉肉蜚其上

徐廣曰讀噉與銜同酷吏傳義縱
不治道上忿銜之史記亦作噉字

狼往乳

之單于怪以爲神而收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
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於西城昆莫
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單于死昆
莫乃率其衆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匈奴遣奇

兵擊不勝以爲神而遠之因羈屬之不大攻今單
于新困於漢而故心邪地空無人蠻夷俗貪漢財
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
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
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
外臣天子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
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
副使道可使使遺之他旁國騫既至烏孫烏孫王
昆莫見漢使如單于禮騫大慙知蠻夷貪乃曰天
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昆莫起拜賜其他如故騫

諭使指曰烏孫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遣翁主爲昆
莫夫人烏孫國分王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
屬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
徙王不能專制騫不得其要領昆莫有十餘子其
中子曰大祿彊善將衆將衆別居萬餘騎大祿兄
爲太子太子有子曰岑娶而太子蚤死臨死謂其
父昆莫曰必以岑娶爲太子無令他人代之昆莫
哀而許之卒以岑娶爲太子大祿怒其不得代太
子也乃收其諸昆弟將其衆畔謀攻岑娶及昆莫
昆莫老常恐大祿殺岑娶子岑娶萬餘騎別居而

昆莫有萬餘騎自備國衆分爲三而其大恣取羈
屬昆莫昆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騫騫因分遣副
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窰犂靬
及諸旁國烏孫發道譯送騫還騫與烏孫遣使
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到
拜爲大行列於九卿歲餘卒烏孫使旣見漢人衆
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其後歲餘騫所遣
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音曰於是西
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擊空音曰其後
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爲質於外國如博望侯誠信也博望侯有誠信故後使

稱其意以喻外國李奇曰實信也外國由此信之自博望侯騫死後匈

奴聞漢通烏孫怒欲擊之及漢使烏孫若廣曰漢書

變出其南抵大宛大月氏相屬烏孫乃恐使使獻

馬願得尚漢女翁主為昆弟天子問羣臣議計

曰必先納聘然後乃遣女初天子發書易漢書音義曰發易書以也

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

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

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徐廣曰西屬金城初置酒泉郡

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黎軒條枝身

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諸使外國一

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

時其後益習而衰少至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

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是時漢

既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請吏入朝於是置益州

越舊特柯沈黎汶山邛欲地接以前通大夏李音曰欲地界

相接至大夏乃遣使柏始昌口越人等歲十餘輩出此初

郡抵大夏皆復閉昆明為所殺奪幣財終莫能通

至大夏焉於是漢發三輔罪人因巴蜀士數萬人

遣兩將軍郭昌衛廣等往擊日比明之遮使者徐廣曰

斬首虜數萬人而去其後遣使昆明復為寇竟

莫能得通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而外國
益厭漢幣不貴其物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貴
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
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子節莫使民毋
問所從來為具備人眾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
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拒天子為其習之輒覆案致
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
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子節言小者
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
私縣官贖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外國亦厭漢

使人人有言輕重

服虔曰漢使言於外國人人輕重不實如
淳曰外國人自言數為漢使所侵易

度

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乏絕

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姑師小國耳

徐廣曰
即車師

當空道

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

徐廣曰恢
一作怪

而匈奴奇兵時時

遮擊使西國者使者爭徧言外國災害皆有城邑

兵弱易擊於是天子以故遣從驃侯破奴將屬國

騎及郡兵數萬至匈河水欲以擊胡胡皆去其明

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逐

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還封破奴

為從野侯

徐廣曰元
封三年

王恢

徐廣曰為
中郎將

數使為樓蘭所苦言

天子天子發兵令恢佐破奴擊破之封恢為浩侯

徐廣曰捕得車師王於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韋昭曰玉門關在龍

元封四年封浩侯勒烏孫以千匹馬聘漢女漢遣宗室女江都翁主

漢書曰江都王建女往妻烏孫烏孫王昆莫以為右夫人匈奴

亦遣一妻昆莫昆莫以為左夫人昆莫曰我老乃

令其孫岑娶妻翁主烏孫多馬其富人至有四五

千匹馬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將二萬騎迎於

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

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

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及宛西小國驪

潛大益宛東姑師扞采蘇薤之屬皆隨漢使獻見

天子天子大悅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寘其山

多玉石采來漢書曰漢使采取將持來至漢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

山曰崑崙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

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

之以覽示漢富厚焉於是大轂抵出奇戲諸怪物

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名倉

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

工而轂抵奇戲歲增變甚盛益興自此始西北外

國使更來更去宛以西皆自以遠尚驕恣晏然未

可誦以禮羈縻而使也自烏孫以西至安息以近
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則國國
傳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帛不得食不
市畜畜不得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
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漢使焉宛左右以蒲
陶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
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
蓿蒲陶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離宮別
觀雲蓋種蒲陶苜蓿極望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
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頰

善市賈半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

正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徐廣曰多作錢字及漢使

亡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爲器不

用爲幣而漢使者往既多其少從率多進孰於天

子漢書音義曰少從不如計也或云從行之微者也進孰美語如成熟者言曰宛有善馬在貳師

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

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

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

服虔曰水名道從外水中如淳曰道絕無水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

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爲輩來

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
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
如淳曰惟金馬而去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
罵言使去令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
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
兵不過三千人強弩射之即盡虜破宛矣天子已
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
漢等言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拜李廣利為貳師
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
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

為軍正故浩侯立恢使導軍

徐廣曰恢先受封五年坐使酒泉矯制國除

而李

哆為校尉制軍一非是歲太初元年也而關東蝗大
起蜚西至敦煌貳師將軍軍既西過鹽水當道小
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
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
飢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眾貳師將軍
哆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
引兵而還往來二歲還至燉煌士不過什一二使
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飢少
不足以拔宛願且能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

怒而使使遮王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
因留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一萬餘於匈奴

曰太初二年趙破匈奴為浞野
將軍二萬騎擊匈奴不還也

公卿及議者皆願罷擊

專力攻胡天子已業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

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命頭易苦漢

使矣音灼口為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

等赦囚徒材官益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燉

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

驢騾橐駝以萬數多齎糧兵弩其設天下騷動傳

相奉伐宛凡五十校尉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

外流水於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

徐廣曰空一作加蓋以水蕩敗
其城也言空者太城中渴乏

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

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

如淳曰立二縣以衛邊也或
曰置二部都尉以衛酒泉

而

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

至敦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校尉備破宛擇

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

莫不迎出食給軍至合頭命頭不下攻數日屠之

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漢兵到者三萬人宛兵迎

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走入葆乘其城貳師兵欲

行攻郁成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

行攻郁成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

水源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
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前靡宛大恐走入中城
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為攻宛以王母寡匿善馬
而殺漢使今殺王母寡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
解乃力戰而死未曉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共殺其
王母寡持其頭遣貴人使貳師約曰漢毋攻我我
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盡殺善
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
戰漢軍熟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漢兵尚
盛不敢進貳師與趙始成李哆等計聞宛城中新

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所為來誅首惡者
母寡母寡頭已至如此而不許解兵則堅守而康
居候漢罷而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為然
許宛之約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
食給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牝
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善者名昧
蔡以為宛王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乃罷而
引歸初貳師起燉煌西以為人多道土國不能食
乃分為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
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給食其軍

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偵而輕之責郁成郁成食不肯出窺知申生軍已少晨用三千人攻戮殺申生等軍破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乃出郁成王子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詎大將軍如淳曰時多別將故謂貳師為大將軍四人相謂曰郁成王漢國所毒今生將去卒失大事欲殺莫敢先擊上邽騎士趙弟最少拔劍擊之斬郁成王齋頭弟桀等逐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并力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

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軍入獻見天子因以為質焉貳師之伐宛也而軍正趙始成力戰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李哆為謀計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馬千餘匹貳師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能多而將吏貪多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眾天子為萬里而伐宛不錄過封廣利為海西侯又封身斬郁成王者騎士趙弟為新時侯軍正趙始成為光祿大夫上官桀為少府李哆為上黨太守軍官吏為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

者官過其望

漢書音義曰書

以適過行者皆紕其勞

徐廣

曰奮行者及以適行者雖俱有功勞今行賞計其前有罪而後其賜故曰紕其勞也紕抑退也此本以適行故功勞不足重所以紕之不得與奮行者

齊賞

上卒賜直四萬金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得罷焉

漢已伐宛立昧蔡為宛王而去歲餘宛貴人以為

昧蔡善諛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母寡昆

弟曰蟬封為宛王而遣其子入質於漢漢因使使

賂賜以鎮撫之而漢發使十餘輩至宛西諸外國

求奇物因風覽以伐宛之威德而燉煌置

徐廣曰一酒

泉都尉

徐廣曰一云直都尉又云燉煌有淵泉縣或者酒字也

西至鹽水往往有亭

而命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以給

給使外國者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崙崙其高二千五

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

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役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

謂崑崙崙者乎

鄧展曰漢以窮

源於何見崑崙崙乎尚書曰導河積石

也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

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大宛列傳卷第六十三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游俠者，古之遺風也。自周衰，禮廢，天下無道，士有畫地為軍，削木為吏，議不辱者，所謂之游俠也。其高才天授自不可教，其下者習俗使然。其高才者，或出於將相，或出於士族，或出於寒賤。其下者，或出於士族，或出於寒賤。其高才者，或出於將相，或出於士族，或出於寒賤。其下者，或出於士族，或出於寒賤。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按說曰立氣極作威權結私交以主疆於世者謂之游俠

史記一百二十四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

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

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

原憲，閭巷人也。

徐廣曰：仲尼弟子傳曰：公哲有若季次，未嘗仕孔子，稱之。

讀書懷獨行君

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

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

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

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受其軀。赴士之

死，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

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
昔者虞舜嘗於井廬伊尹負於鼎俎傅說無
險呂尚困於棘津徐廣曰在廣川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
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然猶
遭此菑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
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為
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
貶工陌躋暴虐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
誅稱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
抱咫尺之義又孤於世豈若卑論齊俗與世沈浮

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子然諾千里誦義
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窮
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
曲之俠子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
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
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徐廣曰代郡亦有延陵縣駟案韓子
云趙襄子召延陵王令車騎先至晉陽襄子時子孟嘗春申平原信
趙已并代可有延陵之号但未詳是此人非耳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
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
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脩行砥

小序
列傳下四

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
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
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
雖時打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
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
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
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
徒同類而共笑之也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
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
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常

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

不完采以不重味乘不過軻牛

徐廣曰音唯駟案漢書音義曰小牛

專趨

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厄及布尊

貴終身不見也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

仲以俠聞喜劔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田仲已

死而雒陽有劇孟周人以商賈為資而劇孟以任

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車將至河

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

能為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

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

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
而符離人王子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
氏陳周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
後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薛况陝韓儒紛紛復出
焉徐廣曰陝疑當作邾字類川有邾縣南越傳曰邾壯士韓千秋也郭解軼人也字翁伯善
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
為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慨不快意身所
殺甚眾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
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
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

其自喜為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

其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

亦輒為報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

酒之嚼徐廣曰音子妙反盡酒也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

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

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

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

兒不直遂去其賊徐廣曰遣使去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

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

一人獨箕踞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客欲殺之解

白居易屋至不見帶是吾德不脩也被何罪乃陰
崖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

更數過吏弗求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有
正卒無常人所當選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

也貧者欲得額更踐者次有日出錢額之月二千是為踐更也律說卒
更踐更者居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

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踞者乃肉袒謝罪少

至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

豪居間者以十數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

家仇家曲聽解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

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

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

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乃聽之解執恭

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旁郡國為人請求事事

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

公以故嚴重之爭為用邑中少年及受近縣賢豪

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及徙豪富

茂陵也解家貧不中此言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為

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

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

揚季主子為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掾頭由此

揚氏與郭氏為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

大言七十八

其聲爭交驩解解為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
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上
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徐廣曰屬焉身至
臨晉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
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跡
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
為解所殺皆在赦前軼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
解生曰郭解專以女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
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
絕莫知為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

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解雖弗知此

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自是之
後為俠者極眾教而無足數者徐廣曰然關中長安

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西河郭翁仲太
原齒公孺徐廣曰雁門有國城也臨淮兒長卿南陽田君孺雖為

俠而遂遂有退讓君子之風至共北道姚氏西道
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
此盜跖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

善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

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其
者皆引以為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徐廣曰
則色有之矣落矣唯用榮名為於戲惜哉師表則稱譽無極也既盡也

游俠列傳卷第六十四

史記一百二十五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徐廣曰遇一作偶固

虛言非獨女以色媚而士官亦有之昔以色幸者

多矣至漢興高祖至暴抗也然籍孺以佞幸孝惠

時有閔孺此兩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貴幸與上

卧起公卿皆因關說故孝惠時即侍中皆冠鳩鷄

大帶音義曰鷄鷄鳥名傳脂粉化閔籍之屬也兩

人從家安陵孝文時中寵臣士人則鄧通官者則

趙同北宮伯子北宮伯子以愛人長者而趙同以

星氣幸常為文帝矣乘鄧通無伎能鄧通蜀郡南

突人也餘廣曰後漢書音義曰黃頭郎漢書音義曰黃頭郎以濯船為黃頭郎

說能持擢行船也土水之母故施黃族於船頭因以名其曰黃頭郎文帝夢欲上天不能

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之上天顧見其衣袈徐廣曰一

帶後穿身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自求推者郎即見

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各姓姓鄧氏

名通文帝說焉尊幸之日異通亦愿謹不好外交

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巨萬以十數

官至上大夫文帝時時如鄧通家遊戲然鄧通無

他能不能有所薦士獨自謹其身以媚上而已上

文善相者相通曰富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之有在

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

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癰登注通

為帝喏吮之文帝不樂從容問通曰天下誰最愛

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文帝使

麻喏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常為帝喏吮之

無何人有告鄧通盜出徽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

之遂覓案盡沒入鄧通家尚負責數巨萬長公主

賜鄧通韋昭曰景帝姊也吏輒隨沒入之一簪目不得著身於

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音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

孝景帝時中無寵臣然獨郎中令周文仁仁寵最
過庸不乃甚篤今天子中寵呂士人則韓王孫嬌
宦者則李延年

嬌者弓高侯孽孫也徐廣曰韓王信之子類當也今上為膠東王

嬌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嬌嬌善騎

射善佞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嬌先習胡兵以故

益尊貴官至士大夫賞賜擬於鄧通時嬌常與上

同起江都王入朝有詔得從入獵上林中天子車

駕蹕道未行而先使嬌乘副車從數十百騎

出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辟從者伏謁道傍

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為皇太后泣曰

宿衛韓嬌太后由此嫌嬌徐廣曰嫌讀與衛同漢書作衛字媼侍上出

入永巷不禁以姦聞皇太后皇太后怒使使賜媼

死上為謝終不能得媼遂死而案道侯韓說其妾

也亦復幸

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

延年坐法腐給辜狗中徐廣曰王而平陽公主言延

年女弟善舞上見心說之入永巷而召貴人延年

上善歌為變新聲而上方興天也祠以造樂

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詩其女弟亦幸有

三

勇延年佩二千石印號協聲律與上卧起甚貴幸

身如韓嫣也徐廣曰將等也蜀都賦曰卓久之寢與中人

徐廣曰一云坐出入驕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後愛

弛則禽誅延年昆弟也自是之後內寵嬖臣大底

外戚之家然不足數也衛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貴

幸然頗用材能自進

太史公曰甚哉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後

人後幸矣雖百世可知也

幸列傳第六十五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史記百二十六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

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道義

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

解紛

淳于髡者齊之贅婿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

使諸侯夫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為淫樂長

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

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

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

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
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
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
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

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
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
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
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操一
豚蹄酒一盃而祝曰甌窶滿篝徐廣曰甌窶也汗邪滿車司馬
曰汗邪也五穀蕃孰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

所欲也者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五百
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
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
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
髡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
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
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
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希鞞鞞臆徐
曰希收衣裏也裏鞞也鞞鞞也音鞞鞞侍酒於前時賜餘瀝
也臆音其紀反又與臆同謂小跪也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游

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

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

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言日殆不禁徐廣曰詒

視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髮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

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

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髮而送客徐廣曰一本云羅

襜襟解微聞蕪澤當此之時髮心最歡能飲一石

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

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髮為詩

齊宗室置酒髮常在側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

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

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

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為不可

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

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

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

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

玉為棺文梓為槨楨榭豫章為題蘇林曰以大木槨指外木頭皆內

向故曰

題槨發甲卒為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

魏翼衛其後

楚莊王時大有趙韓魏三國

廟食大牢奉以萬戶之邑

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之奈何優孟曰請為大王六畜葬之以壠竈為樽罍塵為棺齎以薑棗薦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貧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自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

以教衣冠抵掌

談吾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蘇抵掌而言張載曰談說之

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

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

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

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

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

以治楚楚一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錫之地貧困

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

不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貪鄙者餘財不

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賂枉法為姦觸大罪

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
音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待廢
至死方分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
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徐廣曰在固始四百戶
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其後二
百餘年秦有優旃

優旃者秦倡朱儒也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
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
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
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

臨酒大呼曰陛楯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
幸兩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
斗相代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
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
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
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
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
之易為漆耳顧難為漆之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
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漢數年而卒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

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
更豈不亦偉哉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爲郎而好讀外家傳語
竊不遜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編之於左可
以覽觀揚意以示後世好事者讀之以游心駭耳
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武帝時有所幸倡郭
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武
帝少時東武侯母常養帝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
率一月再朝朝奏入有詔使幸臣馬游卿以帛五
十匹賜乳母又奉飲糒殮養乳母乳母上書曰其

所有公田願得假倩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以賜
乳母乳母所言未嘗不聽有詔得令乳母乘車行
馳道中當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
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當道制掣頓人車馬奪人
衣服聞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
之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郭
舍人爲下泣舍人曰即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
母如其言謝去疾步數還顧郭舍人疾言罵之曰
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
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悲之乃下詔止無

徒乳母罰謫譖之者

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以好古傳書愛經術多所博觀外家之語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詔拜以為郎常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也時詔賜之食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汗數賜繡帛檐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

之狂人人主聞之曰令朔在事無為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子為郎又為侍謁者常持節出使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為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中蒿廬之下金馬門者宮署門也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時會聚宮下博士諸先生與論議共難之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

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自以為
海內無雙即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
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
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其故何也東方生曰是固非
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
張儀蘇秦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
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主者強失士者
亡故說聽行通身處危位澤及後世子孫榮今
非然也聖帝在上德流天下諸侯賓服威振四夷
連四海之外以為席安不覆孟天下平均合為一

發舉猶如運之掌中賢與不肖何以異哉
以天下之大士民之眾竭精馳說並進輻湊
者不可勝數悉力慕義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張
儀蘇秦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
望常侍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苗雖有聖人無所
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
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詩曰鼓鍾于宮
聲聞于外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
榮太公躬行仁義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說封
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學

行道不敢止也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崛然獨立
塊然獨處上觀許由下察接輿策同范蠡忠合子
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常也子何
疑於余哉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建章宮後
閣重樅中有物出焉其狀似麋以聞武帝往臨視
之問左右羣臣習古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
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梁飯大飧臣臣乃言
詔曰可已飧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
下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
謂駟牙者也遠方當來歸義而駟牙先見其變而

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駟牙其後一歲所匈奴
混邪王果將十萬眾來降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
甚多至老朔且死時諫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蕃
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
遠巧佞退讒言帝曰今顧東方朔多善言怪之居
無幾何朔果病死傳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
將死其言也善此之謂也

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者衛后兄也徐廣曰衛青傳中曰子夫之弟也封為

長平侯從軍擊匈奴至余吾水上而還斬首捕虜
有功來歸詔賜金千斤將軍出宮門齊人東郭先

生以方士待詔公車當道遮衛將軍車拜謁曰

願白事

徐廣曰衛青傳云每乘說青而拜為東海都尉

將軍止車前東郭先生旁

車言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千

斤誠以其半賜王夫人之親人主聞之必喜此所

謂奇策便計也衛將軍謝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

計請奉教於是衛將軍乃以五百金為王夫人之

親壽王夫人以聞武帝帝曰大將軍不知為此問

之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待詔者東郭先生詔召

東郭先生拜以為郡都尉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

貧困飢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

地送中八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獨行

中令人視之其上履也其足履下處乃似人足者乎

及其拜為二千石佩青綬徐廣曰音瓜一音螺青綬出宮門行謝主

人故所以同官待詔者等比祖道於都門外榮華

道路立名當世徐廣曰東郭先生也此所謂衣褐懷寶者也當

其貧困時人莫省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諺曰相

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邪王夫人病甚

人主至自往問之曰子當為王欲安所置之對曰

願居洛陽人主曰不可洛陽有武庫教倉當關口

天下咽喉自先帝以來傳不為置王然關東國莫

大於齊可以為齊王王夫人以手擊頭呼幸甚王夫人死號曰齊王太后薨死昔者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於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頸而死恐人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走佗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倍鵠在也

武帝時徵北海太守許行在所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守俱吾有益於君君許之諸府掾功曹白云王先生嗜酒多言少實恐不可與俱太守曰先生意欲行不可遂與俱行至宮下待詔官府門王先生徒懷錢沽酒與衛卒僕射飲日醉不視其太守太守又跪拜王先生謂戶郎曰幸為我呼吾君至門內選語戶郎為呼太守太守亦望見王先生王先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北海今北盜賊君對曰何我對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實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是是自譽自

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
武所變化也太守曰諾名入至于殿下有詔問之曰
何以治北海令盜賊不起叩頭對言非臣之力盡
陛下神靈威武之所變化也武帝大笑曰於乎安
得長者之語而補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奉
史帝曰今安在對曰在官府門外有詔召拜王
先生為水衡丞以北海太守為水衡都尉傳曰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
以財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豹往到鄴會長
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以故貧豹

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

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祝巫
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小家女好者云
是當為河伯婦即娉取洗沐之為治新繒綺縠衣
間居齊戒為治齊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為
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
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
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為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
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
民人俗語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入

民云西門豹曰至為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
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
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
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
也巳年七十從弟子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
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
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
子不好煩大巫嫗為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
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入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
何父也矣子趣之役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

三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

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出不能

曰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替

筆聲折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西

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索之何欲復使廷掾

與其家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

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

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鄰

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西

門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當

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
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哉然百歲後期令
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富
十二渠經絕馳道到漢之立而長吏以為十二渠
橋絕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三
渠為一橋鄴民人父老不肯聽長吏以為西門君
所為也賢君之法不可更也長吏終聽賢君之故
西門豹為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絕已時幾
可謂非賢大夫哉傳曰子產治鄴民不能欺子
產治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

才能誰最賢哉辯治者當能別之

魏文帝問羣臣三不欺必君德孰優大尉鍾繇曰徒

華歆司空王朗對曰臣以為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義與夫導德齊禮有恥且格等趨者也任察畏罪與夫導政齊刑免而無恥同歸者也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考以斯言論以斯義臣等以為不忍欺不能欺優劣之懸在於權衡非徒低昂之差乃鈞錡之覺也且前志稱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按其仁者功則無以殊核其為仁者則不得不異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強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則安仁優矣易稱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若君化使民然也然則安仁之化與夫強仁之化優劣亦不得不相懸絕也然則三臣之不欺雖同所以不欺異矣則純以恩義崇不欺與以威察成不欺既不可同擬而比量又不得錯綜而易也

滑稽列傳六十六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墨子曰墨子其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此墨子不聽遂北至

淄水墨子不聽而反焉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此然則古人占候上筮通謂之日者墨子亦云非但史記也史記一百二十七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于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也
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



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
司馬季主間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
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
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
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
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
不順理宋忠賈誼聞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曰吾
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
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
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

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
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
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
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
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
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
以私於己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
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
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
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

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為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會不下也得不得不為喜去不為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為善矣里巷而前熾趨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曰客旅謂之賓人求長官謂之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為威以法為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為巧詐飾虛之說空文以誦主上用居上為右試官不讓賢

見偽增實以無為有以少為多以求便勢尊位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夫為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為高賢才乎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孰不能育才賢不為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賢者處是竊位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偽也子獨不見鴟梟之與鳳皇翔乎蘭芷兮鶩棄於廣野蒿蕪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等是也迷而不

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
義分策定卦旋式正基徐廣曰式音拭然後言天地之利害
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
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
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
天下治越王句踐做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
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埽除設坐
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
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父以畜其子
比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士且病者或以愈

外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
生此之為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
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
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
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為害君子之道也
今夫卜筮者之為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
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
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
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
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為池日中必移

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
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
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
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
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徐廣曰一作險莫大於此
矣然欲彊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
道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二言而知之哉言
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為駟而鳳皇不與燕
雀為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
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群害以明

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鳴鶴
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
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
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
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
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
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精徐廣曰音所
撤精而取之王說云為入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
精精木所以享神遠矣猶天冠地履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
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

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父而愈安雖曾氏之義徐
日曾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
罪而賈誼為梁懷王傅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
死此務華絕根者也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
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游觀長安中見卜筮之賢大
夫觀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動誓正其衣冠而當鄉
人也有君子之風見性好解婦來卜對之顏色嚴
振未嘗見齒而笑也從古以來賢者避世有居止

舞澤者有居民間閉口不言有隱居卜筮間以全

身者夫司馬季主者楚賢大夫游學長安通易經

術黃帝老子博聞遠見觀其對二大夫貴人之談

言稱引古明王聖人道固非淺聞小數之能及卜

筮立名聲千里者各往往而在傳曰富上貴次

之既貴各各學一技能立其身黃直丈夫也陳君夫

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齊張仲曲成侯以善擊

刺學用劍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彘立名梁陽褚

氏以相牛立名能以技能立名者其多皆有高世

絕人之風何可勝言故曰非其地樹之不生非其

三、四、五

意教之不成夫家之教子孫當視其所以好好含
高生活之道因而成之故曰制宅命子足以觀士
子有處所可謂賢人臣爲郎時與太上待詔爲郎
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七家問之某日可取
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
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
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
行爲主人取於五行者也

日者列傳卷第六十七

龜策列傳卷第六十八

史記一百二十八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
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
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世飛燕之上順
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
卜筮斷以蓍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氏羌雖無君臣
之序亦有決疑之上或以金石或以草木一作廣曰國
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
以知來事略聞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龜已則棄去
之以爲龜藏則不靈蓍久則不神至周室之上官

常寶藏善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
耳或以為聖王遭事無不定史疑無不見其設稽
神求問之道者以為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
安化分為百室道散而無垠故推歸之至微要潔
於精神也或以為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
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上官
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立國日少呂后女主
孝文孝景因龍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
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即位博開藝
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効絕

倫超奇者為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大集

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

徐廣曰攘一作襄襄除也

南收百越卜筮

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將推鋒執節獲勝

彼而著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

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於朝廷至

卜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眦睚不悅因公

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

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軒窮亦誅三夫逢策

定數

徐廣曰逢一作逢

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

用口焉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武王

有瘳紂為暴虐而元龜不占言文將定襄王之位
得黃帝之兆
左傳曰思黃帝
卒受彤弓之命獻公命

驪姬之色而兆有口象其禍音洙五世楚靈崇

背周室上而龜逆左傳曰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詢

被乾溪之敗兆應信誠於內而時人明察見之於

外可不謂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

恃背之道信禎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

三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

道也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子

遊蓮葉之上徐廣曰蓮一作頰頰與著百莖共一根

龜子歲不靈著百莖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江傍

家人常畜龜飲食之以為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

衰養老豈不信哉褚先生曰臣以通經術受業博

士治春秋以高第為郎幸得宿衛出入宮殿中十

有餘年竊好太史公傳太史公之傳曰三王不同

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使吉凶略闕其要故作龜

策列傳臣往來長安中求龜策列傳不能得故之

太上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寫取龜策卜事

編于下方聞古五帝三王發動舉事必先決蓍龜

傳曰下有伏靈上有兔絲上有擣蓍有神經龜所

謂伏靈者在鬼絲之下狀似飛鳥之形新雨已天
清靜無風以夜捎兔絲去之即以籊燭此地徐廣曰籊龍也

蓋然火而籊龍罩其上也音籊陳涉世家曰夜籊火也燭之火滅即記其處以新布四

丈環置之明即掘取之入四尺至七尺得矣過七尺不可得伏靈者千歲松根也食之不死聞蒼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老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方今世取著者不能中古法度不能得滿百莖長丈者取八十莖已上著長八尺即難得也人民好用卦者取滿六十莖已上長滿六尺者即可

用矣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

萬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

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

八曰玉龜凡八名龜龜圖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

者此其之龜也略記其大指不寫其圖取此龜不

必滿尺二十尺人得長七八寸可寶矣今夫珠玉

寶器雖有所深藏必見其光必出其神明其此之

謂乎故玉處於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者徐廣

曰一無不字許氏說淮南以為潤澤之所加也明月之珠出於

江海藏於蚌中蛟龍伏之徐廣曰許氏說淮南云蛟龍屬也音決王者得

之長有天下四夷賓服能得百莖著并得其下龜
以上者百言百當足以決吉凶神龜出於江水中
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大十
官太卜官因以吉日剔取其腹下甲龜千歲乃滿
尺二寸王者發軍行將必鑽龜廟堂之上以決吉
凶今高廟中有龜室藏內以為神龜傳曰取前足
臚骨穿佩之徐廣曰臚音乃毛反臚臂取龜置室西北隅懸之以
入深山大林中不惑臣為郎時見萬畢石宋方傳
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嘉林者獸無虎狼鳥無
鳴梟草無毒螫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為嘉林龜

在其中常巢於芙蓉蓮之上左脅青夏曰甲子重光

徐廣曰子一作于

得我者匹夫為人君有土下

徐廣曰正長也諸為有土之官長

侯得我為帝王求之於白蛇蟠杆

徐廣曰一孤反林中者齋

戒以待諛然狀如有人來告之因以醮酒佗髮徐廣

曰佗一作被求之二宿而得由是觀之豈不偉哉故龜可

不敬哉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

老人死移牀龜尚生不死龜能行氣道引問者曰

龜至神若此然太卜官得生龜何為輒殺取其甲

乎近世江上人有得名龜畜置之室因大富與人

議欲遣去人教殺之勿遣遣之破人家龜見夢曰

送我水中無殺吾也其家終殺之殺之後身死家不利人民與君王者異道人民得名龜其狀類不
宜殺也以往古故事言之古明王聖主皆殺而用
之宋元王時得龜亦殺而用之謹連其事於左方
令好事者觀擇其中焉
宋元王二年江使神

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置
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為江使於
河而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
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元王惕然而
悟乃召博士衛平而問之曰今寡人企夢見一丈夫

延頸而長頭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亦見夢於寡人
曰我為江使於河而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
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是
何物也衛平乃援式而起徐廣曰式音勅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

所指定日處鄉規矩為輔副以權衡四維已定八卦
相望視其吉凶介蟲先見乃對元王曰今昔壬子宿
在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江河回期南
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雍漢萬物盡留斗柄指日使
者當囚玄服而乘輜車其名為龜王忘使人問而求
之王曰善於是王乃使人馳而往問泉陽令曰漁者

幾何家名誰為豫且豫且得龜見並於王王故使我
求之泉陽令乃使吏案籍視圖水上漁者五十五家
上流之廬名為豫且泉陽令曰諾乃與使者馳而問
豫且曰今昔汝漁何得豫且曰夜半時舉網得龜時
白龜圓五尺使者曰今龜安在曰在籠中使者曰王知子得龜
故使我求之豫且曰諾即系龜而出之籠中獻使者
使者載行出於泉陽之門正晝無雲風雨晦冥雲蓋
其上五采青黃雷雨並起風將而行人於端門見於
東箱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元王延頸而前二步
而止縮頸而卻復其故處元王責之曰衛平曰

龜見寡人延頸而前以何望也縮頸而復是何當也
衛平對曰龜在患中而終昔囚王有德義使人活之
今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頸而卻欲亟去也元王曰
善哉神至如此乎不可久留趣駕送龜勿令失期
衛平對曰龜者是天下之寶也先得此龜者為天
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生於深淵長於黃土知
天之道明於上古游三千歲不出其域安平靜正
動不用力壽蔽天地莫知其極與物變化四時變
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蒼夏黃秋白冬黑明於
陰陽審於刑德先知利害察於禍福以言而當以

戰而勝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也以安社稷
元王曰龜甚神靈降于上天陷於深淵在患難中
以我爲賢德厚而忠信故來告寡人寡人若不遣
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肉寡人貪其力下爲不仁
上爲無德君臣無禮何從有福寡人不忍柰何勿
遣衛平對曰不然臣聞盛德不報重奇不歸天與
不受天奪之寶今龜周流天下還復其所上至倉
天下薄泥塗還徧九州未嘗愧辱無所稽留今至
泉陽漁者辱而囚之王雖遣之江河必怒務求報
仇自以爲侵因神與謀淫雨不霽水不可治若爲
枯阜風而揚埃蝗蟲暴生百姓失時王行仁義其
罰必來此無佗故其祟在龜後雖悔之豈有及哉
王勿遣也元王慨然而嘆曰夫逆人之使絕人之
謀且不暴並取人之有以自爲寶是不強乎寡人
聞之暴得者必暴亡強取者必後無功桀紂暴強
身死國亡今我聽子是無仁義之名而有暴強之
道江河爲湯武我爲桀紂未見其利恐離其咎寡
人狐疑安事此寶趣駕送龜勿令久留衛平對曰
不然王其無患天地之間累石爲山高而不壞地
得爲安故云物或危而顧安或輕而不可遷人或

忠信而不如誕謾徐廣曰誕一作或醜惡而宜大官或

美好佳麗而為眾人患非神聖人莫能盡言春秋

冬夏或暑或寒或共暑不和賊氣相奸同歲異節

其時使然故令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或為仁義或

為暴強暴強有鄉仁義有時萬物盡然不可勝治

大王聽臣臣請悉言之天出五色以辯白黑地生

五穀以知善惡八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谷居

而穴處不知田作天下禍亂陰陽相錯忽忽疾疾

徐廣曰一作通而不相擇妖孽數見傳為單薄聖人別其

生使無相獲禽獸有牝牡置之山原鳥有雄雌在

之林澤有介之蟲置之谿谷故牧人民為之

內經間術外為阡陌夫妻男女賦之田宅列其室

屋為之圖籍別其名族立官置吏勸以爵祿文以

桑麻養以五穀耕之耨之徐廣曰音夏鉏之耨之徐廣曰音夏

口得所嗜目得所美身受其利以是觀之非強不

至故曰田者不強困倉君不盈商賈不強不得其贏

婦女不強布帛不精官商不強其執不成大將不

強卒不使令侯王不強沒世無名故去強者事之

始也分之理也物之紀也所求於強無不有也王

以為不然王獨不聞玉積於山出於昆

明月之珠出於四海鱗徐廣曰鱗音子蚌傳賣

於市聖人得之以為大寶大寶於在乃為天子今

王自以為暴不如拌蚌於海也自以為強不過鱗

石於昆山也取者無各寶者無患今龜使來抵網

而遭漁者得之見夢自言是國之寶也王何憂焉

元王曰不然實聞之諫者福也諛者賊也人主

聽諛是愚惑也雖然禍不妄至福不徒來天地合

氣以生百財陰陽有分不離四時十有二月日至

為期聖人徹焉身乃無災明王用之人莫敢欺故

云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禍語

福同刑與德雙聖人察之以知吉凶桀紂之

天爭功擁遏鬼神使不得通是固已無道矣諛臣

有衆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為無道勸以負狼繫

湯夏臺殺關龍逢左右恐死偷諛於傍國危於累

卵皆曰無傷稱樂萬歲或曰未央蔽其耳目與之

詐狂湯卒伐桀身死國亡聽其諛臣身獨受殃春

秋著之至今不忘紂有諛臣名為左強誇而目巧

教為象郎禮記曰目巧之室鄭玄曰但用目巧

玉牀犀王之器象箸而羹美聖人剖其心壯士斷其

脰脰音衡箕子死被髮佯狂殺周太子歷囚文王

昌投之石室將以昔至明陰兢活之徐廣曰競一作竟與之

俱亡入於周地得太公望與卒聚兵與紂相攻文

于病死載尸以行太子發代將號為武王戰於牧

野破之華山之陽紂不勝敗而還走圍之象郎自

殺宣室徐廣曰天子之居名曰宣室身死不葬并頭懸車軫四馬曳行

寡人念其如此腸如涸湯徐廣曰涸音一作沸是人皆富有

天下而貴至天子然而大傲欲無厭時舉事而喜

高貪狼而驕不用忠信聽其諛臣而為天下笑今

以之邦居諸侯之間曾不如秋毫舉事不

二進衛平對曰不然河雖神賢不如昆

江之源理不如四海而人尚奪取其寶實諸侯爭之

兵革為起小國見亡大國危殆殺人父兄虜人妻

子殘國滅廟以爭此寶實戰功分爭是暴強也故云

取以暴強而治以文理無逆四時必親賢士與陰陽

化鬼神為使通於天地與之為友諸侯賓服民

眾殷喜邦家安寧與世更始湯武行之乃取天子

春秋著之以為經紀王不自稱湯武而自比桀紂桀

紂為暴強也固以為常桀為瓦室世本曰昆吾作陶張華博物記亦云桀作

瓦蓋昆吾為桀作也紂為象郎徵絲灼之務以費民賦斂無

度殺戮無方殺人六畜田以辜為囊囊盛其血與

人懸而射之與天帝爭強逆亂四時先百鬼嘗諫者輒死諛者在傍聖人伏匿百姓莫行天數枯旱國多妖祥螟蟲歲生五穀不成民不安其處鬼神不享飄風日起正晝晦冥日月並蝕滅息無光列星奔亂皆絕紀綱以是觀之安得久長雖無湯武時固當亡故湯代桀武王剋紂其時使然乃為天子子孫續世終身無咎後世稱之至今不已是皆當時而行見事而強乃能成其帝王今龜大害也為聖人使傳之賢士不用手足雷電將之風雨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今王有德而當

此寶恐不敢受王若道之宋必有咎後雖悔之亦無及已元王大悅而喜於是元王向日而謝再拜而受擇日齋戒甲乙最良乃刑白雉及與驪羊以血灌龜於壇中火以刀剝之身全不傷脯酒禮之橫其腹腸荆支卜之必制其創理達於理文相錯迎使王占之所言盡當邦福重寶徐廣曰福音副藏也聞于傍鄉殺牛取革被鄭之桐徐廣曰牛革桐為鼓也草木畢分化為甲兵戰勝攻取莫如元王元王之時衛平相宋宋國最強龜之力也故云神至能見夢於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使於河漢報於

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剝刺
之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令衛平無言言事百
全至身而變當時不利又焉事賢賢者有恒常士有
適然是故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人雖賢不能左畫
方右書畫圓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雲羿名善射不
如雄渠逢蠆門新序曰楚熊渠子夜行見伏石當道以為虎而射之應弦沒羽淮南子曰射者重以逢蠆門子之巧劉
七略有蠆門射法也禹名為辯智而不能勝鬼神地柱折天故
毋椽又柰何責入於全孔子闢之曰神龜知吉凶
而骨直空枯日為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鳥
升為刑而相佐見食於蠟墓蝟辱於鵠郭璞曰蝟能制虎見鵠即

地淮南萬畢曰鵠令蝟反騰蛇之神而殆於即且
騰者蝟憎其意惡之也騰蛇之神而殆於即且
郭璞曰蝟能制虎見鵠即

蝟似蝗大腹食蛇腦也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虛松栢為百木長而

守門閭日辰不全故有孤虛甲乙謂之日又曰謂之辰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戌亥

戌亥即為孤辰巳即為虛甲戌旬中無申酉申酉為孤寅卯為虛申申旬中無午未午未為孤子丑即為虛甲午旬中無辰巳辰巳為孤戌亥

即為辰旬中無寅卯寅卯為孤申酉即為虛甲寅旬中無子丑子丑為孤午未即為虛劉歆七略有風后孤虛二十卷

黃金

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

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踈人有所貴亦有所不

如何可而適乎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故世為屋

不成三瓦而陳之徐廣曰一云為屋成欠三瓦而棟之也以應之天天下
有階物不全乃生也

褚先生曰漁者舉網而得神龜龜自見夢宋元王
元王召博士衛平告以夢龜狀平運式定日月分
衡度視吉凶占龜與物色同平諫王留神龜以為
國重寶美矣古者筮必稱龜者以其令名所從來
久矣余述而為傳

三月 二月 正月 十二月 十月 中關內 四月

首仰 足開 脰開 首俛大 五月 橫吉 首俛大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上禁曰子亥戌不可以卜及殺龜日中如食巳卜
暮昏龜之微也不可以卜庚辛可以殺及以鑽之

常以月旦被龜先以清水澡之以郊被之乃持龜

而遂之若嘗以為祖徐廣曰一作視人若巳卜不中皆被之

以知東向立灼以荆若剛木土徐廣曰一作十一郊指之者三

持龜以郊周環之祝曰今日吉謹以梁郊煇黃被

去玉靈之不祥王靈必信以誠知萬事之情辨兆

皆可占不信不誠則燒玉靈揚其灰以徵後龜其

卜必北向龜甲必尺二寸

卜先以造徐廣曰音常龜也灼鑽鑽中巳又灼龜首各三又復

灼所鑽中曰正身灼首曰正足徐廣曰一作止各三即以造

三周龜祝曰假之王靈夫子夫子玉靈荆灼而心

令而先知而上行於天下行於淵諸靈數刺徐廣曰音策

莫如汝信今日良日行一良貞徐廣曰行一作身其欲卜某

即得而喜不得而悔即得發鄉我身長大手足收

人皆上偶不得發鄉我身挫折中外不相應手足

滅去

靈龜卜祝曰假之靈龜五筮五靈不知神龜之靈

知人死知人生某身良貞某欲求某物即得也頭

見足發內外相應即不得也頭仰足脰內外自隨

可得占

卜占病者祝曰今某病困凡首上開內外交駭身

節折不死首仰足脰卜病者崇曰今病有崇無呈

無崇有呈兆有中崇有內外崇有外

卜繫者出不出不出橫吉安若出足開首仰有外

卜求財物其所當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即不

得呈兆首仰足脰

卜有賣若買臣妾馬牛得之首仰足開內外相應

不得首仰足脰呈兆若橫吉安

卜擊盜聚若干人在某所令其將卒若干人往擊

之當勝首仰足開身正內自橋外下不勝足脰首

仰身首徐廣曰一作簡內下外高

小六
卜求當行不行行首足開不行足胗首仰若橫吉
安安不行

卜往擊盜當見不見見首仰足胗有外不見足開
首仰

卜往候盜見不見見首仰足胗胗勝有外不見足
開首仰

卜聞盜來不來來外高內下足胗首仰不來足開
首仰若橫吉安期之自次

卜遷徙去官不去去足開有胗外首仰不去自去
即足胗呈兆若橫吉安

卜居官尚吉不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節
折首仰足開

卜居室家吉不吉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
折節首仰足開

卜歲中禾稼孰不孰孰首仰足開內外自橋外自
垂不孰足胗首仰有外

卜歲中民疫不疫疫首仰足胗身節有外外不疫
身正首仰足開

卜歲中有兵無兵無兵呈兆若橫吉安有兵首仰
足開身作外強情

六六

卜見貴人吉不吉吉足開首仰身正內自橋不吉
首仰身節折足胗有外若無漁

卜請謁於人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自橋不得首
仰足胗有外

卜追亡人當得不得得首仰足胗內外相應不得
首仰足開若橫吉安

卜漁獵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足胗
首仰若橫吉安

卜行遇盜不遇遇首仰足開身節折外高內下不
遇呈兆

卜天雨不雨雨首仰有外外高內下不雨首仰足
開若橫吉安

卜天雨霽不霽霽呈兆足開首仰不霽橫吉命曰
橫吉安以占病病甚者一日不死不甚者卜曰瘳

不死繫者重罪不出輕罪環出過一日不出父母
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一日環得過一日不得

不得行者不行來者環至過食時不至不來擊盜
不行行不遇聞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皆吉

歲稼不孰民疾疫無疾歲中無兵見人行不行不
喜請謁人不行不得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

雨不雨霽不霽

命曰呈兆病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市買得追亡人得過一日不得問行者不到

命曰柱徹卜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而市買不得憂者毋憂追亡人不得

命曰首仰足盼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解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聞言不行來者不來聞盜不來聞言不至徙官聞言不徙居官有憂居家多灾歲稼中孰民疾疫多病歲中有兵聞言不開見貴人吉請謁不行行不得善言追亡人不

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甚霽不霽故其真字皆為首世問之曰備者仰也故定以為仰此私記也

命曰首仰足盼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未出求財買臣妾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擊盜不見聞盜來內自驚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病甚歲中無兵見貴人吉請謁追亡人不得亡財物財物不出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凶

命曰呈兆首仰足盼以占病不死繫者未出求財

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相見
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人多憂居家室不吉
歲稼不孰民病疫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不
得漁獵得少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篤死繫囚出求財
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不見盜
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稼
不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毋兵見貴人不見吉請
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首仰足脰以占病不死繫者父母傷也求財

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不行擊盜不行來者來
聞盜來徙官聞言不徙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
疾疫少歲中毋兵見貴人得見請謁追亡人漁獵
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開有內以占病者死繫者出求財物
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行不見盜
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孰
民疾疫有而少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追亡
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霽霽小吉不霽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橋以占病卜曰毋瘳死繫者毋

罪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
合交等聞盜來來徒官徙居家室吉歲孰民疫無
疾歲中無兵見貴人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遇盜
雨霽雨霽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吉以占病病者死繫不出求財
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者不來擊盜
不相見聞次不來徒官徙居家室有憂居家室見貴
人請謁不士足慮稼不孰民疾疫歲中無兵行不遇
盜雨不雨霽皆不霽不吉

命曰漁人以占病者病者甚不死繫者出求財物
買臣妾馬牛擊盜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
聞盜來不來徒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
疫歲中無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起盼內高外下以上占病病者甚不死繫
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得行不
行來者來擊盜勝徙官不徙居家室有憂無傷也居
家室多憂病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
人請謁不吉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橫吉上有仰下有柱病久不死繫者不出求
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

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
室見貴人吉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
雨不雨霽齊不霽大吉

命曰橫吉榆仰以占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
臣妾馬牛至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
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見貴人吉歲
孰歲中有疾疫毋兵請謁追亡人不得漁獵至不
得行不得行不遇盜雨霽齊不霽小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以占病病甚不環有瘳無死繫
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
行來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家吉不久
居家室不吉歲不孰民毋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
行人不遇盜雨不雨霽齊小吉

命曰載所以占病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
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不來擊
盜相見不相合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見貴
人吉歲孰民毋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
霽齊霽吉

命曰根格以占病者不死繫父母傷求財物買臣
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

盜盜行不合聞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
中民疾疫無死見貴人不得見行不遇盜雨不雨
曰首頭足盼外高內下卜有憂無傷也行者不
來病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者吉

命曰外高內下卜病不死有祟而市買不得居官
家室不吉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父母傷吉
命曰頭見足發有內外相應以占病者起繫者出
行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其死繫者出有憂
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
行來不來擊次要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官家室不
吉歲惡民疾疫無死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占行不
遇盜雨不雨霽齊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外高內下以占病不死有外
崇繫者出有真案財物買臣妾馬牛相見不會行
行來聞言不來擊盜勝聞盜來不來徙官居官家
室見貴人不吉歲中民疾疫有兵請謁追亡人漁
獵不得聞盜遇盜雨不雨霽凶

命曰首仰足盼身折內外相應以占病病甚不死
繫者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漁獵不得行不

行來不來擊盜有用勝聞盜來來徙官不徙居官
家室不吉歲不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
喜請謁追亡人不得遇盜凶

命曰內格外垂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病者死繫者
不出求財物不得見人不見大

命曰橫吉內外相自擣揄仰上柱上柱足足盼以
占病病甚不死繫久不抵罪求財物買臣妾馬牛
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居官家室
見貴人吉徙官不徙歲不大孰民疾疫有兵有兵
不會行遇盜聞言不見雨不雨靈靈大吉

命曰頭仰足盼內外自隨上憂病者甚不死居官
不得居行者行來者不來求財物不得求人不得吉

命曰橫吉下有枉上來者來上日即不至未來上
病者過一日毋瘳死行者不行求財物不得繫者出
命曰橫吉內外自舉以占病者久不死繫者不出
出求財物得而少行者不行來者不來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高外下疾輕足發求財物不得行者行病
者有瘳擊者不出來者來見貴人不見吉

命曰外格求財物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
不出不吉病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自舉外來正足發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病者父不死繫者不出見貴人見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自舉足胎以上有求得病不死繫者毋傷未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盡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自舉柱足以作以下有求得病死環起繫留毋傷環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吉可以舉兵

此挺詐有外以上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繫留禍罪聞言毋傷行不行來不來

此挺詐有內以上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留禍罪無傷繫出行不行來者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詐內外自舉以上有求得病不死繫留罪行來來田賈市漁獵盡吉

此狐貉以有上求不得病死難起繫留毋罪難出可居宅可娶婦嫁女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有真不憂

此交徹以上有求不得病者死繫留有抵罪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言語定百事盡不吉

此首俯足胎身節折以上有求不得病者死留繫

有罪望行者不來行行夾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內外自垂以上有求不晦病不死難起繫留

母罪難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不吉

此橫吉揄仰首俯以上有求難得病難起不死繫

難出母傷也可居家室以娶婦嫁女

此橫吉上柱載正身節折內外自舉以上病者十

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此橫吉上柱足胛內目舉外自垂以上病下日不

死其一日乃死為入病首俯足詐有外無內病者

占龜未已急死下輕失夫一日不死首仰足胛

首仰足胛以下有求不得以繫有罪人言語恐之

母傷行不行見人不見

大論曰外者人也內者自我也外者女也內者男

也首俛者憂大者身也小者枝也大法病者足胛

者生足開者死行者足開至足胛者不至行者足

胛不行足開行有求足開得足胛者不得繫者足

胛不出開出其下病也足開而死者內高而外下也

龜策列傳卷第六十八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史記一百二十九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
必用此為務輒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
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
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
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
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

西饒材竹穀廬

徐廣曰紆屬
可以為布

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

綵聲色江南出栴梓薑桂金錫連徐廣曰音蓮丹沙

犀璠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

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較也皆中

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

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

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

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

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

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

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

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

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

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

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徐廣曰馮音音人民寡

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

繼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衽

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襄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

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

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

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主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

曰計然者范蠡之師也名研故諺曰研桑心筭駟乘范子曰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晉國士公子也嘗南游於越范蠡師事之

計然曰知鬪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化具

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旱則

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

一大饑夫糶三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

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

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

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化貨勿

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

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

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

矢石如渴得飲遂報疆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范

小北回
彘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

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

舟漢書音義曰特舟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鳴夷子皮

之陶為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

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漢書音義曰逐時而居貨而不

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

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

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脩業而息之

遂至巨萬徐廣曰萬萬也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

之間徐廣曰子贛傳云廢居著猶居也著讀音如貯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原

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

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

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

勢而益彰者乎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

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

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爾出取帛絮與之食太陰

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

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欲長

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

大三六五
傳六十九

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執犂鳥之發故
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
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
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
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
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倚頓用鹽鹽起

孔叢曰倚頓魚之類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
朱公嘗往而問行一而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

五特於是乃適西河之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
息不可計其貴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與富於猗氏故曰猗頓而邯鄲郭縱

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烏氏倮

韋昭曰烏氏縣名也
屬安定倮名也畜

牧及衆斤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徐廣曰關一作對
不以公正謂之對

也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韋昭曰
滿谷則

具不復數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兩巴

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徐廣曰涪
陵出丹而擅其利數世家

亦不訾言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

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夫倮鄙

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

富邪

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

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徒豪

傑諸侯強族於京師關中自邯鄲以東至河華膏

腴

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

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

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為邪及秦文

孝繆居雍隙徐廣曰隙者間孔也地居隴蜀之間要路故曰隙隴蜀之貨物而多

賈獻孝公徙櫟邑徐廣曰在馮翊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

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

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眾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

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危徐廣曰音支烟薑丹

沙石銅鐵徐廣曰邛都出銅臨邛出鐵竹木之器南御滇棘棘僅西

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

褒斜縮轂其口徐廣曰在漢中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北

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

畜畜田牧為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故

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

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徐廣曰堯都晉陽也殷人都

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

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眾

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

賈秦翟北賈種代種代石北也徐廣曰石邑縣也在常山地邊胡數

被寇人民矜慎伎音灼曰慎音慨伎音堅攢曰慎音慨今以土名強直為慎中也好氣任

俠為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

輸時有奇羨其民羯羗不均徐廣曰羗音見一音自全晉

之時固已患其僨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

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掾其間得所欲溫軹西

賈上黨北賈趙中山中山地薄人眾猶復有沙丘紂

淫地餘民晉灼曰言地薄人眾猶復有沙丘紂民俗懷急徐

曰懷急也音緇一作儼一作惠音朔也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遊戲悲歌忼

慨起則相隨椎擊休則掘冢作巧女姦治徐廣曰多美

物徐廣曰美一作弄一作推為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蹠徐廣曰跕蹠音帖張曼

曰跕蹠也瓊曰游媚貴富田入後宮徧諸侯然邯鄲亦

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衛鄭衛俗

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徐廣曰矜濮上之

邑徙野王徐廣曰衛君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

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

谷至遼東地踔遠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

類而民雕悍少慮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

餘東縮獫狁朝鮮真番之利洛陽東賈齊魯南賈

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齊帶山海徐廣曰齊世家

文采布帛魚鹽臨菑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

寬緩開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眾聞
勇於恃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

服虔曰士農商工賈也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
子樂其俗不復歸故有五方之民

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齷齪頗有桑麻之業

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儉嗇畏罪遠邪及其衰好

賈趨利甚於周人夫自鴻溝以東徐廣曰今芒碭以北

屬巨野此梁宋也徐廣曰今陶睢陽亦一都

會也徐廣曰定昔堯作游成陽如淳曰作起也舜漁於

雷澤徐廣曰湯止于亳徐廣曰今其俗猶有先

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

能惡衣食致其蓄藏越楚則有三俗夫自淮

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

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

徐廣曰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化負其民多賈徐廣曰

取慮徐廣曰則清刻矜已諾彭城以東東海吳廣

陵此東楚也其俗類徐僂

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至淠三人招致天下之

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

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衡山徐廣曰九江江南徐廣曰

置江南者丹陽也秦置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

為章郡秦帝改名丹陽

楚郢之後徙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

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干越雜俗徐廣曰故南楚

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

出黃金徐廣曰都長沙出連錫然董董物之所有取

之不足以更費應劭曰董少也更償也言金少九疑徐廣曰山在

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揚越多焉

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瑋瑁果布之湊

張維支之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徐廣曰夏人政尚愚朴猶有

先王之遺風潁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

潁陽南陽西通武關鄭徐廣曰東臨受

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江俠交通

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

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函嶺南沙北固往往

出鹽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

羹菜或火耕而水耨徐廣曰乃果隋徐廣曰地

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飢饉之患以故其賦

曰百紫紫紫葛且皆三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

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

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眾數被水旱之害民

家劭曰此野地晉灼曰風病

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如
以商賈承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專蠶蠶
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
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
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富歸者取利而富者人之不歸貨也
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
陷陣却敵斬將塞旌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
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
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
禁走死地如鷲者徐廣曰其為財用耳今

鄭姬設形容揚鳴琴揄長袂躡利屣徐廣曰

音山耳反舞徒也

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

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

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阮谷不避猛獸

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鬪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

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

重糶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

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吐

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

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

敗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

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
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
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
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
萬之家則一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
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漢書音義曰五十四牛蹄
角千漢書音義曰百六十七頭也馬貴而牛賤以此為率千足羊澤中千足韋昭曰二百五十頭水居千石魚陂徐廣曰魚以斤兩為計也山居千章之材徐廣曰一作樹駟案韋昭曰樹木所以為音秋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
漆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菽陳夏千畝漆

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賦

郭千畝徐廣曰六斛四十也若千畝危徐廣曰危音危也也音借一西

紅藍其花赤 藍非徐廣曰千畦二十五畝此其人皆與千

戶侯等然身是富給之次具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

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

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徐廣曰會聚食之醪飲食徐廣曰服不

足以自通如此不慙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

力少有關智既饒爭時止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往

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以本富為上末富次之

一貧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好語仁義

足善也

編戶之民富者多矣其與長懷之千則

以萬則僕物之理也夫凡人負者富農不如工工不

其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

通邑大都酷一疾之藥鹽將四千瓊徐廣曰出或

獸骨牛羊羶牛皮皮版穀糶徐廣曰出或

車船長寸丈木才音漢書音義曰共同乃稟章也

人徐廣曰其器車古乘徐廣曰牛車千兩之器

文徐廣曰銅器千鈞徐廣曰素木鐵器若危善

羊彘千隻僮手指漢書音義曰僮奴婢也古者無空手游

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芬

布皮革千石徐廣曰擗音吐合反駟業漆千斗藥

谷徐廣曰或作合器名有故孫叔敖鮐魚千斤漢書音義曰

魚也鮐魚與鮓千石鮑千鈞徐廣曰鮑音東栗千石者三

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干

錢千貨金錢千貫節駟會徐廣曰駟音祖明反馬倫也駟家

此謂仕會其此千乘之家人負賈三之廉賈五之漢書音義曰負賈示富

得利少而得三廉賈貴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

雜業不中什二則非吾財也請略道當世千里之

賢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擇焉

蜀卓氏之先

徐廣曰卓一作卓

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

卓氏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虜

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

徐廣曰屬廣漢

唯卓氏曰

此地狹薄三閭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

徐廣曰古蹲生作踰

漢書音義曰水鄉多鴟其山下有沃野灌漑一曰大芋

至死不飢民工於市易買乃求

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滙蜀

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推騫之民富埒卓氏

俱居臨邛

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伐魏遷孔氏

於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

利有游閑公子之賜與名

韋昭曰優游閒暇也

然其官職得過當

愈於織畷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

之雍容魯人俗儉畷而曹邠氏尤甚以鐵冶

徐廣曰曹縣出

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有

取皆資行賈徧郡國鄒魚以其故多云文學而趨

利者以曹邠氏也

齊俗賤奴虜而刀閭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忌

唯刀閭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

文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三

寧爵母刁漢書音義曰奴自相謂曰寧欲免去作氏有爵邪將止為刀氏作奴乎母發聲語助言其能使

豪奴自饒而盡其力

周人既織漢書音義曰儉音也而師史尤其轉轂以百數晉郤

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貧人

事富家相矜以久賈漢書音義曰謂街巷居無田數

不入門設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萬宣曲任氏

之先徐廣曰高祖功臣有直曲侯為督道倉吏漢書音義曰若令吏也

道秦邊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一土而任氏獨

采徐廣曰窖音校楚漢相距梁陽也梁得許

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

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

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

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

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寒之斥也唯橋姚已

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漢書音義曰

卒也唯此人能致富若此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

軍放齎貸子錢子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

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

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

此富埒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亦田

蘭韋家粟氏安陵杜杜氏徐廣曰安陵及其二縣名各有杜姓也宣帝以其為甚陵亦巨

萬此其章章尤異者也徐廣曰異一作傲又作皆非有爵邑奉

祿弄法犯姦而富盡推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

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

有概故足術也若至大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

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

數夫織畚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

田農拙業徐廣曰古拙字亦作掘也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家姦事也

而田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文

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飯脂辱處也而雍伯于

金徐廣曰雍一作翁○古亦隱曰雍音於恭反漢書作翁伯也賣漿小業也而張

氏千萬酒削薄拔也徐廣曰酒或作細駢案漢書音義曰治刀劍名○索隱曰

酒言先禮反削刀者名酒削謂摩刀以水酒之又方言云翹削關東謂之削音肖削亦依字讀而

郅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索隱曰晉灼云太官常以十

月作沸湯得羊胃以末椒薑坊之訖馬醫淺方張

里擊鍾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姦業則

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

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

非也

索隱述贊曰貨殖之利工商是營廢居善積倚
氏邪贏白去富國計然極其保秦朝請女樂樓
清素封千戶車郵齊名

貨殖列傳第九
史記一百三十一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史記一百三十一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
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

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應劭曰封為程國伯休甫字也當

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與周也

惠襄之間言馬氏去周適晉張晏曰周惠王襄王有子頹叔帶之難故司馬氏奔晉言曰

車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

勿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徐

在趙者以傳劍論顯服虔曰世善傳劍也蘇林曰傳手搏論而釋

削贖其後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

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蘇林曰守郡守也錯孫靳

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

安君阮趙長平軍文穎曰趙孝成時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

葬於華池晉灼曰地名在鄠縣靳孫昌昌為秦主鐵官當始皇

之時崩贖立孫卬為武信君將徐廣曰張耳傳云武臣自號武信君而徇

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漢之伐楚卬歸漢以

其地為河內郡昌生無澤無澤為漢市長無澤

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蘇林曰長安北門也喜生

談談為太史公如淳曰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官在丞相上天下

於唐都受易於楊何徐廣曰楊何習道論於黃玄徐廣曰

生好黃老之術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之不達

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張晏曰謂易繫辭

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

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

耳徐廣曰一作詳駟案李奇曰月令星官是其枝葉也而求

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

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舉

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

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

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
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直然其正名
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
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
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
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
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
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美如淳曰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
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矣

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

張晏曰八位八十二度十二次也

四節就中氣也各有祭忌謂日月也

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

亡未必然也故曰使入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

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

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為

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

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

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

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二尺土階三等

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

徐廣曰一作瑠瑠案服虔曰土簋用土作此器

毀土

刑糲梁之食

張晏曰一斛粟七斗米為糲糲曰五斗粟三斗米為糲音刺韋曰曰糲龍也

藜藿之羹

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服虔曰繳音過叫呼謂煩也如厚曰繳繞猶不達大體也使人不得一反其意

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倫而善失真若夫

控名責實參伍不失

晉灼曰引名責實參錯文玄明知事情

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

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

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

韋昭曰因物為制

故能為萬

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

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

綱也群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

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窳

徐廣曰音款空也駟案李奇曰聲別名也

窳言不

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

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
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
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
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
生之具也韋昭曰聲氣者神也枝體者形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
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堂夫官不治民有子曰
遷遷生龍門徐廣曰在馮翊夏陽縣也耕牧河山之陽年
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
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穴闕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
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澤虎

鄒薛彭城

徐廣曰澤音亦縣各有山也鄒音皮鄒鄒薛三縣屬魯

過梁楚以歸於是

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

還報命

徐廣曰元鼎六年平西南夷以爲五郡其明年元封元年是也

是歲天子始建漢家

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

徐廣曰摯虞曰古之周南今之洛陽

不得與從

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

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

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子

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

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

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

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
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
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
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
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
以來四百餘歲案年表魯哀公十四年獲麟至漢元封元年三百七十一年而諸侯相
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
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
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
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細

史記

徐廣曰細音抽

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滿太初元年

李奇

曰遷為太史後五年滿當於武帝初元年此時述史記

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

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

徐廣曰計禮序禮祀駟案事

言於百神與天下

更始著紀於是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

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

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

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

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

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壺遂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

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
表敗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主事而已矣子曰
我欲載之空言未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而
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
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
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
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化生
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
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

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

於春秋春秋又成數萬其指數千

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

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

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釐

以千里

且一夕之故也甘

前有讒而弗見

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

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亘遭變事而不知其權

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
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
罪之名其實比日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
而不敢辭張曼曰趙盾不知討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
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
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
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子之則受而弗敢
辨故春秋者禮世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
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
難知董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

春秋垂空言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
遇明天子下侍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
子所論欲以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
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
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
春秋善貶惡惟三代之德衰周室非獨刺譏而
已也漢興已來至明天子復符瑞封禪改正朔
服色受命於清如淳曰受天命清和之氣澤流罔極海外殊俗
莫不應請款塞日款請來獻見也請除守塞者自保不為寇
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

意且士取員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
不布聞有司之也且余嘗嘗其官廢明聖成盛德
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
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
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徐廣曰漢三年
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
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
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
受里徐廣曰在湯演田易孔子危陳蔡作春秋
香離騷左丘明厥有國語孫子臆而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
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
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
唐以來至于麟止張晏曰武帝獲麟以爲記事之端上紀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也自責
帝始

維廿日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徐廣曰顓頊帝魯堯舜各成法
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
帝本紀第一 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
德流苗裔夏桀淫驕乃放鳴條作夏本紀第二
維契作商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

說乃稱高宗帝辛湛酒諸侯不享作殷本紀第三
維棄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言
亂既喪鄂錫陵遲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紀第四
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義悼豪之旅以人為
殉詩歌黃鳥昭襄業帝作秦本紀第五 始皇
既立并兼六國銷鋒鑄鐻徐廣曰豎安上書銷其兵鑄以為鐘鐻也維偃干
車會號稱帝武任力二世受運子嬰降虜作始
皇本紀第六 秦失其道豪桀並據項梁業之
子羽接之殺慶救趙徐廣曰宋義為上將破慶子冠軍諸侯立之誅嬰
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本紀第七 子羽暴虐

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誅籍業帝天下惟
寧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紀第八 惠之早實諸

呂不台徐廣曰無台輔之德也一日怡憚也不為百姓所悅崇彊祿產諸侯謀之殺隱

幽友徐廣曰趙隱王如意趙幽王友大臣洞疑遂及宗禍作呂太后本紀

第九 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天下歸

心蠲除肉刑開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

文本紀第十 諸侯驕恣吳首為亂京師行誅

七國伏辜天下翕然大安躬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

一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脩法度封

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 維三代

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于茲於是
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 幽厲之後周室衰微

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牒經略五霸朝更盛
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春秋之後昭臣秉政疆國相王以至于秦卒并諸
夏滅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 秦既暴

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間
天下三擅事繁變衆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漢興已來至于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
明有司靡踵疆弱之原云以世除舊日一作云已也天

作漢興以來諸侯年表第五 維高祖元功輔

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其昭穆或殺身隕
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惠景之間維

申攻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
北討強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建元

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諸侯既強七國為從子
弟衆多無爵封邑推恩行義其勢銷弱德歸京師

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國有賢相良將民之
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賢者記其

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

十 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

性通王道故禮因人質為之節文略協古今之變

作禮書第一 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

聲與則已好鄭衛之音鄭衛之音所從來久矣人

情之所感遠俗則懷徐廣曰樂者所以感和人情既患則遠方殊俗莫不懷柔回化也比樂

書以述來古作樂書第二 非兵不強非德不

昌黃帝湯武以興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歟司馬

法所從尚矣太公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徐廣曰王子成甫

切近止極人變作律書第三 律居陰而治陽

歷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間不容翏忽五家之

文佛異維大初之元論作歷書第四徐廣二論一作編

星氣之書多雜機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

集論其行事驗于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

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徐廣曰云其應用用則萬靈罔不禮

祀追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

維禹浚川九州攸寧爰及宣防波瀆通溝作河渠

書第七 維幣之行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弄

兼茲殖爭於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觀事變

第八 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

跡闡虞弒僚賓服荆楚夫差克齊子胥鳴夷信詔

親越吳國既滅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

申呂肖矣徐廣曰肖音尚父側微卒歸西伯文武是師

功冠羣公繆權子幽徐廣曰繆錯也猶云繆結也權者番番黃

髮爰變良營丘不背柯盟桓公以昌九合諸侯霸功

顯彰田闢爭寵姜姓解亡徐廣曰闕一云嘉父之謀作

齊太公世家第二 依之違之周公綏之憤發

文德天下和之輔翼成王諸侯宗周隱桓之際是

獨何哉三桓爭強魯乃不昌嘉且金滕作周公世

家第三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

疑之淮夷叛之於是乃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

燕易之禪乃成禍亂嘉世棠之詩作燕世

四 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及百攝政二叔不

饗殺鮮放度周公為盟大任十子周以宗強嘉仲

悔過作管蔡世家第五 王後不絕舜禹是說

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爰周陳杞楚實滅

之齊田既起舜何人哉作陳杞世家第六

收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及朝之

生衛傾不寧南子惡蒯瞶子父易名周德里微

戰國既強衛以小弱角獨後三嘉彼康誥作衛世

家第七 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為

奴武庚既死周封微子襄公傷於汎君子孰稱景
公謙德熒惑退行剔成暴虐徐廣曰云偃宋 剔成若生偃宋乃滅
亡嘉微子問太師作宋世家第八 武王既崩
叔虞邑唐君子譏名卒滅武公驪姬之愛亂者五
世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卿專權晉國以耗
嘉文公錫珪魯作晉世家第九 重黎業之吳回
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周用熊繹熊渠是續莊
王之賢乃復國陳既赦鄭伯班師華元懷王卒死
蘭咎屈原好諛信讒楚并於秦嘉莊王之義作楚
世家第十 少康之子實賓南海文身斷髮龍鱗

禮為九后

與慶既守去禹在武庫縣南秦禹之祀句踐困後乃
用種彘種彘者會稽表能修其德波彊吳以尊周室
作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 相公之東太史是庸
及使周天子人其請祭仲要盟鄭文不昌子產之
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鄭納於韓嘉厲公納惠王
作鄭世家第十二 維驥騮耳乃章造父趙夙
事獻衰續厥緒佑文尊王卒為晉輔襄子困辱
乃禽智伯主父生縛餓死探爵王遷辟淫良將是
斥嘉鞅討周亂作趙世家第十三 甲萬餘魏
士人知之及絳戮于我翟和之文侯慕義子夏師之

惠主自矜齊秦攻之既疑信陵諸侯罷之卒亡天
梁主假廝之嘉武佐晉文申霸道作魏世家第
四韓厥陰德趙武收與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侯
顯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匡
周天子之賦作韓世家第十五
完子過冀道
齊為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子得政田和為侯
王建動心乃遷于共嘉威宣能撥濁世而獨宗周
作田敬仲字世家第十六
周室既衰諸侯恣
行仲尼懷禮廢樂崩追脩經術以達玉道匡亂
世反之於主見其文辭為天子制儀法垂六藝之統

紀公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桀紂失其道

而涉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

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

涉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
成皐之臺薄氏

始基訛意適代厥崇諸竇粟姬偵貴王氏乃遂陳

后太驕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第十

九
漢既譎謀禽信於陳越荆剽輕乃封弟交

為楚王爰都彭城以彊淮泗為漢宗藩戊溺於邪

禮復紹之嘉游輔祖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一

新祖師旅劉賈是與為布所襲喪其荆吳營陵激

三乃王琅邪休午信齊往而不歸遂西入關遭立
孝文獲復王燕天下未集曹澤以族為漢藩輔作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天下已平親屬既寡悼惠
先壯實鎮東土哀王擅興發怒諸呂駟鈞暴戾京
師弗許厲之內淫禍成主父嘉肥股肱作齊悼惠
王世家第二十二 楚人圍我滎陽相守三年
肅何填撫山西推計踵兵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
下樂為楚作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與信定
以趙投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變不革黎庶
以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不
名無勇功圖難於易為大於細作留侯世家第二
十五 六奇既用諸侯賓從於漢呂氏之事正
為太謀終安宗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上
六 諸呂為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權吳
楚之兵亞夫駐於昌邑以尾齊趙而出委以梁仁
絳侯世家第二十七 七國叛逆蕃屏京師唯
梁為平負愛矜功幾獲于禍嘉其能距吳楚作梁
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五宗既王親屬屬洽和諸
侯大 為藩爰得其宜僭擬之事稍衰貶矣作二

宗世家第二十九

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二

王世家第三十

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

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

晏子儉矣矣

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亦治作管晏列傳第二

李耳無為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化

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

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非信

廉仁勇不能博兵論劍與道同符內可以治身外

可以應變老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胥列傳第六

孔氏述文弟子興業咸為師傳

崇仁厲義作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鞅去衛適

秦能明其術彊霸孝公後世遵其法作商君列傳

第八

天下患衡秦母賢良而蘇子能存諸侯約

從以抑貪彊作蘇秦列傳第九

六國既從親

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張儀列傳第十

秦所以東攘

徐廣曰一作襄

雄諸侯樗里甘茂之策作樗里

甘茂列傳第十一

苞河山

徐廣曰一作施

圍大梁

諸侯斂手而事秦者魏冉之功作穰侯列傳第十二
二南拔鄢郢北摧長平遂同邯鄲武安為率破荆滅

趙王翦之計作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二 獵儒墨

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志空王利端列往世興衰

徐廣曰一作襄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好客喜士士

歸于薛為齊扞楚魏作孟孟甘君列傳第十五

爭馮亭以權徐廣曰以一作反太公曰利令智昏故云爭如楚以救邯鄲

之圍使其君復稱於諸侯公譏平原平原君虞卿列傳第

十六 能以富貴下貧 賢能出於不肖唯信

陵君為能行之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以身徇

君遂脫彊秦使馳說之士鄉走楚者黃歇之義

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能忍詢於魏齊徐廣曰詢音

公方彊秦拒賢 卷之六 范雎蔡

第十九 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為弱燕趙

齊之讎雪其先君之恥作樂毅列傳第二十

信意彊秦而屈體兼用能其君俱重於諸侯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昏王既失臨淄而

宮唯田單用即墨破走騎劫遂存齊社稷作田

單列傳第二十二 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輕

爵祿樂歸志作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

列傳第二十四 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

學入事秦作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曹子比

首魯曾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為二心作刺客

列傳第二十六 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

於海內斯為謀首作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為秦

南地益眾北靡匈奴據河為塞因山為固建榆中

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填趙塞常山以廣河

內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天下作張耳陳餘列傳

第二十九 收西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

梁地以苦項羽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淮南畔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破子羽子

陔下徐廣曰堤之名也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楚人迫

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天下有其二

以滅項籍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楚漢相距

鞏洛而韓信為填潁川盧縮絕籍糧餉作韓信盧

縮列傳第三十三 諸侯畔項王唯齊連子羽

城陽漢得以聞遂入彭城作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攻城野戰獲功歸報會商有力焉非獨鞭策又與

之脫難作樊鄴列傳第三十五 漢既初定文

理未明蒼為王計救齊度量序律歷作張丞相列
傳第三十六 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

歸漢為藩輔作鄧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欲詳

知秦楚之事唯周緜常從高祖平定諸侯作傳新

崩成列傳第三十八 徙疆族都關中和約匈

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法作劉敬叔孫通列傳第

三十九 能摧剛作柔卒為列臣樂公不劫於

勢而倍死作季布樂布列傳第四十 敢犯顏

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為國家樹長畫作袁盎朝

錯列傳第四十一 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

主之明作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敦厚

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作萬石

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守節切直義是以言廉

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以非理撓作田叔列傳

第四十四 扁鵲言醫為方者宗守數精明後

世修序弗能易也而君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

公列傳第四十五 維仲之省徐廣曰吳王厥渾王

吳遭漢初定以填撫江淮之間作吳王濞列傳第

四十六 吳楚為亂宗屬唯嬰賢而喜士士鄉

之率師抗山東滎陽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

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作韓長孺列傳

第四十八 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

徒鄉之作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自三代已

來匈奴常為中國患害欲知疆弱之時設備征討

作匈奴列傳第五十 直曲塞廣河南破祁連

通西國靡北胡作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節衣食為百吏先

作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 漢既平中國而佗

能集揚越以保南藩納貢職作南越列傳第五十

三 吳之叛逆甌人斬淠徐廣曰今之永寧是東甌也葆守封禺

為臣作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燕丹散亂遼閭

滿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真藩徐廣曰一作莫藩音普寒反葆塞

為內目作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唐蒙使略通

夜郎而邛笮之君請為內臣受吏作西南夷列傳

第五十六 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誇然

其指風諫歸於無為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黥布叛逆子長國之以填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

作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奉法循理之吏

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循吏列傳第

五十九 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羣臣莫敢言浮

說長孺矜焉好薦人稱長者壯有慨徐廣曰一作慨作汲鄭

列傳第六十 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

元元狩之間文辭粲如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民倍本多巧姦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
為能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漢既通使
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觀中國作大宛列
傳第六十三
救人於危振人不贍仁者在乎
不既信徐廣曰云不慨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列傳
第六十四
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和主顏色
而獲親近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作佞幸列傳
第六十五
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
滯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齊楚秦趙為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徐廣曰一作總觀其大
二百作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三王不同龜四夷
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闕其要作龜策列傳第六
十八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
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
十九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
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
如淳曰刻玉版以為文字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
軍法張蒼為章程如淳曰章程數之章術也程者權衡文又解斗之平法也賡曰茂陵書丞相為工用程數其中言百
二用材多少之量及制在之程品者是也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

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為蓋公言黃老而賈生晁
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
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察其職
曰於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
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史官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
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
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
至于茲著十二木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
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故易兵權山川鬼神
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

十輻共一轂

漢書音義曰象黃帝已下三千世家老子言車三十輻運行無窮以象王者如此也

運行無窮

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
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
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
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李奇曰六藝也成一家之言厥協
六經異傳載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
後世聖人君子第七十衛先漢書舊儀注曰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
削去之後坐獄李陵降匈奴故下遷獄室有怨言下獄死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

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

漢書音義曰十篇缺有錄無書張晏曰遷設之後止景紀武紀禮書樂書

律書與已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傳新刺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傳言辭鄙陋非遷

也
本意

太史公自序卷第七十八

自三百七十篇
世聖人志
百篇
太史公自序卷第七十八
公自序卷第七十八
公自序卷第七十八
公自序卷第七十八
公自序卷第七十八
公自序卷第七十八
公自序卷第七十八
公自序卷第七十八
公自序卷第七十八
公自序卷第七十八



